

# TRAVEL

## 我的探险生涯

西域探险家斯文·赫定回忆录 ①

WO DE TAN XIAN SHENG YA



斯文·赫定 ■ 著

李宛蓉 ■ 译

探险与旅行经典文库

不了解近百年的探险经典，就不容易体会西方文化中间入、突破、征服的内在特质。而近两百年的探险行动，也的确是人类活动中最精彩、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当旅行被逼到极限时，许多人的能力、品性，都将以另种方式呈现……



# 我的探险生涯

西域探险家斯文·赫定回忆录 ①

WODETANXIANSHENGYA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探险生涯：西域探险家斯文·赫定回忆录/[瑞典]赫定著；李宛蓉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探险与旅行经典文库)

ISBN 7-5006-4491-4

I. 我... II. ①赫... ②李... III. 西域-探险  
IV. N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5963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第：01—2000—4254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 cyp. com. cn

编辑部电话：(010) 84015396 发行部电话：(010) 64010813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24.75 印张 4 插页 538 千字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套 定价：37.80 元(共 2 册)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64033570



编。辑。前。言

مستأذن من  
مكتبة

## ○ 探险家的事业 ○

探险家的事业并不是从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一四五—一五〇六)才开始的,至少,早在哥伦布向西航行一千多年前,中国的大探险家法显(三一九-四一四)就已经完成了一项轰轰烈烈的壮举,书上记载说:“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国(编按:指今日的中印度),停六年,还三年,达青州,凡所游历,减三十国。”法显旅行中所克服的困难并不比后代探险家稍有逊色,我们看他留下的“度沙河”(穿越戈壁沙漠)记录说:“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这个记载,又与一千五百年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一八六五—一九五二)穿越戈壁的记录何其相似?从法显,到玄奘,再到郑和,探险旅行的大行动,本来中国人是不遑多让的。

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探险旅行,多半是带回知识与文化,改变了“自己”;但近代西方探险旅行却是输出了殖民和帝国,改变了“别人”。何以中西探险文化态度有此根本差异,应该是旅行史上一个有趣的题目。

哥伦布以降的近代探险旅行(所谓的“大发现”),是“强国”的事业,华人与焉。使得一个对世界知识高速进步的时代,我们瞠乎其后;过去几百年间,西方探险英雄行走八方,留下的“探险文献”波澜壮阔,我们徒然在这个“大行动”里,成了静态的“被观看者”,无力起而观看别人。又因为这“被观看”的地位,让我们在阅读那些“发现者”的描述文章

时，并不完全感到舒适（他们所说的蛮荒，有时就是我们的家乡）；现在，通过知识家的解构努力，我们终于知道使我们不舒适的其中一个解释，就是萨依德（Edward W.Said）所说的“东方幻想”（Orientalism）。这可能是过去百年来，中文世界对“西方探险经典”译介工作并不热衷的原因吧？或者是因为透过异文化的眼睛，我们也看到颓唐的自己，情何以堪吧？

### 。 编辑人的志业 。

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探险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大内容；不了解近两百年的探险经典，就不容易体会西方文化中闯入、突破、征服的内在特质。而近两百年的探险行动，也的确是人类活动中最精彩、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当旅行被逼到极限时，许多人的能力、品性，都将以另种方式呈现，那个时候，我们也才知道，人的鄙下和高贵可以伸展到什么地步。

西方的旅行文学也不只是穿破、征服这一条路线，另一个在异文化观照下逐步认识自己的“旅行文学”传统，也是使我们值得重新认识西方旅行文学的理由。也许可以从金雷克（Alexander W.Kinglake，一八〇九—一八九一）的《日升之处》（*Eothen*，一八四四）开始起算，标示着一种谦卑观看别人，悄悄了解自己的旅行文学的进展。这个传统，也一直藏在某些品质独特的旅行家身上，譬如流浪于阿拉伯沙漠，写下不朽的《古沙国游记》（*Travels in the Arabia Deserta*，一八八八）的旅行家查尔士·道谛（Charles Doughty，一八四三—一九二六），就是一位向沙漠民族学习的人。而当代的旅行探险家，更是深受这个传统影响，“新的旅行家像是一个来去孤单的影子，对旅



行地没有重量，也不留下影响。大部分的旅行内容发生在内在，不发生在外部。现代旅行文学比起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深刻而丰富，因为积累已厚，了解遂深，载诸文字也就渐渐脱离了猎奇采风，进入意蕴无穷之境”。这些话，我已经说过了。

现在，被观看者的苦楚情势已变，轮到我们要去观看别人了。且慢，在我们出发之前，我们知道过去那些凿空探险的人曾经想过什么吗？我们知道那些善于行走、善于反省的旅行家们说过什么吗？现在，是轮到 we 阅读、我们思考、我们书写的时候。

在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探险与旅行经典”的工作已经成熟？是不是该有人把他读了二十年的书整理出一条线索，就像前面的探险者为后来者画地图一样？通过这个工作，一方面是知识，一方面是乐趣，让我们都得以按图索骥，安然穿越大漠？

这当然是填补过去中文出版空白的工作，它的前驱性格也势必带来争议。好在前行的编辑者已为我做好心理建设。旅行家艾瑞克·纽比 (Eric Newby, 一九一九- ) 在编《旅行家故事集》(A Book of Travellers' Tales, 一九八五) 时，就转引别人的话说：“别退却，别解释，把事做成，笑吠由他。” (Never retreat. Never explain. Get it done and let them howl.)

这千万字的编辑工作又何其漫长，我们必须拥有在大海上漂流的决心、坚信和坚忍，才能有一天重见陆地。让我们每天都持续工作，一如哥伦布的航海日记所记：“今天我们继续航行，方向西南西。”



# 导。读

中亚腹地的踏勘者：斯文·郝定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斯文·赫定 (Sven Hedin, 一八六五—一九五二) 的《我的探险生涯》(*My Life as an Explorer*) 成书于一九二五年, 当时他已经是花甲高龄, 作为一个越岭冯河、历寒曝暑的探险家或许已经太老, 赫定自己也以为这将是他的探险生涯的终结, 他应该写一本书“总结”自己一生的探险活动, 也给后来的“吾党小子”一些激励与教训; 也因为这个心情, 他在《我的探险生涯》书中最后结语说: “在此我便结束这本《我的探险生涯》, 至于未来余生将如何发展, 且看全能的上帝摆布了。”

“全能的上帝” (the Almighty) 却决定要创造一个不朽的探险家形象, 事实上, 赫定的探险生涯在老年还有高潮再起。一九二六年, 斯文·赫定再度取得中国南京政府的同意, 率领了一个由中国科学家和瑞典、德国、丹麦等国科学家共同组成的“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又踏上往新疆的路途。(赫定上一次进入中国是一九〇七年, 再来时中国已经换了国号, 也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 民族意识与现代化的学术界逐渐成形, 中国已不容许一个独行侠式的探险家在他家的“后院”来来去去。)

这一次的考察又历时八年 (一九二七—一九三五), 除了产生多达五十五卷的《中瑞科学考察报告》的大工程外, 斯文·赫定自己也写下了作为《考察报告》前三卷的全景式描述五十万字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 一九二七—一九三五》(*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一九二七—一九三五*), 又另外写了几本脍炙人口的通俗作品《长征记》、《漂泊的湖》、《丝绸之路》, 以及记录当时新疆“盛(世才)马(仲英)之战”的《大马的逃亡》(*Big Horse's Flight: the Trail of War in Central Asia, 一九三六*)。



斯文·赫定完成第三次新疆探险时，这位“廉颇探险家”年纪已经七十；写完《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九四二）一书，他更是高龄七十七；但他还一直要活到八十七岁（一九五二），才真正回到“全能的上帝”的怀抱。如果我们以为《我的探险生涯》真的是斯文·赫定的“生涯”，那就大错特错，它不过是探险家生涯的“上半卷”而已。

但如果探险家斯文·赫定死于一次大战之前，寿命减半计算，他的探险家声誉却不会有丝毫逊色，只怕他的声望还会更高（除了在中国）。为什么？

因为在一次大战以前，赫定的主要探险成就已经完成了；他入戈壁（并活着出来），发现楼兰，寻找罗布泊，越喜马拉雅，绘制外喜马拉雅（Trans-Himalaya）山区地图，种种成绩早已化成浪漫传奇；他又结交公卿富贾，相识满天下，集荣誉于一身，成为当时社会的超人气巨星（罗斯福总统第一次被别人介绍到他时激动地说：“你该不是说，这就是那个赫定吧？”）；而他写的书不仅题材惊险刺激，异地知识更是前所未闻，加上他妙笔生花，叙事娓娓动人，又兼能随笔素描，使他的著作每有出版总是世界性的畅销书。尤其是《我的探险生涯》出版时，他的传奇简直成了新一代青少年的偶像，每个少年“志在四方”的梦中，都藏着一个戴眼镜、斯文坚毅的探险家形象。

如果斯文·赫定死于此时，他的荣光名望也许将来也会褪色，但不会有别的杂音。不幸的是，斯文·赫定度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他年轻时曾经在柏林求学，受业于地理学大师李希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一八三三—一九〇五），对德国有着强烈的孺慕之情，使他在两次大战都站到德国这一边，弄得道德名誉大坏，二次大战后西方战胜国家特别有意冷



落他，让他寂寞以终。但在中国，因为斯文·赫定在最后一次新疆考察时，尊重中国学术界的立场，把一个本属于西方强权的科学考察队伍，经过谈判后接纳了中国学者的参与和协助；当时西方中亚探险家大多反对赫定与中国科学界的合作，他们担心从此不能自由活动于中亚的舞台。斯文·赫定也许一开始也是同样的看法，但很快地他就意识到中国的变化，遂全心把这个由德国航空公司赞助的探险活动转为多国家与多学科的科学考察，这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后来证明是影响深远的。相形之下，斯文·赫定在中国的声望比较没有受到支持纳粹污点的影响。

近年来，研究探险史的学者却也有为斯文·赫定“翻案”的倾向。他们认为，斯文·赫定是一位专业的探险家与地理学家，他的成就也要从这个角度来衡量；他的政治见解与取向并不是他的专长，也未必有影响当时世界的力量。而作为一个探险家，他很多的时间在争取“经济赞助”，结交权贵在所难免，“误交匪类”也是交游满天下的典型“副作用”，看他的“探险家生涯”也许毋庸斤斤于他的其他平凡见解与生活。

事实上，以我的想法，探险家常常是思想简单、意志坚强的人（也许“阿拉伯的劳伦斯”是个例外）；在他们的“行动”之外，要追求其“思想”的深度，有时不免失望。探险家在探险之外做出其他惊人之举的，史上并不罕见；像一九〇四年带兵入西藏的杨赫斯本（Francis Younghusband，一八六三—一九四二），虽然进拉萨迫达赖喇嘛十三世订立城下之盟，自己却在回程成了密宗的信徒，后半生致力于神秘经验的追求，甚至将几位喇嘛带回英国与罗素（Bertrand Rus-



sell, 一八七二—一九七〇) 辩论。我们要认识哪一个杨赫斯本？如果指的是探险家杨赫斯本，后半生的思想也许不一定是清楚的路径，反有可能是知识的迷宫了。

对斯文·赫定的了解，恐怕也可以这样想；虽然《我的探险生涯》之后，探险家仍有“生涯”，但对“清明时期”的斯文·赫定的了解，仍然可以这本书所叙述的生涯为准。这本书，道道地地是一位探险家的自述：从他童年时如何被北极探险家们所吸引（赫定是瑞典人，他的家乡盛产极地探险家），如何立志成为探险家，如何命运把他带往东方，愈带愈远，先是在俄属中亚的活动，然后就入新疆与西藏，成为这个地区的探险代表人物。他的生命，他的知识，他的力量，全部贡献在这个广大的地区；世人对这个地区的认识，乃至“丝路”这个称谓，都来自于这位终身致力于探险的英雄。斯文·赫定终身未婚，有人问他何故，他答说：“我已与中国结了婚。”他的终身志业，在这句话里可以求得而知。

重温一个逝去的时代，寻求一个逝去的典型，阅读一本好看的探险作品，斯文·赫定的作品，实在是再具代表性不过了。此书虽然出版在七八十年前，但那轻快的叙述节奏，那奇异的风光地景，那迷人的无限勇气，仍然让我们可以着迷于卷中。





编辑前言 ▶ I  
导读 詹宏志 ▶ V

①

- 
- 第一章 缘起 / 001
- 
- 第二章 穿越厄尔布士山抵达德黑兰 / 015
- 
- 第三章 策马穿越波斯 / 025
- 
- 第四章 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到巴格达 / 037
- 
- 第五章 波斯冒险之旅 / 047
- 
- 第六章 君士坦丁堡 / 061
- 
- 第七章 觐见波斯大帝 / 071
- 
- 第八章 盗取死人头颅 / 081
- 
- 第九章 攀登达马文山峰 / 089
- 
- 第十章 阳光大地阔拉珊 / 099
- 
- 第十一章 殉教之城麦什特 / 111
- 
- 第十二章 布卡拉与撒马尔罕 / 115
- 
- 第十三章 深入亚洲心脏地带 / 129
- 
- 第十四章 结识布卡拉酋长 / 137
-

# 目 录

- 第十五章 两千英里马车之旅 / 149
- 第十六章 吉尔吉斯人 / 165
- 第十七章 与“冰山之父”搏斗 / 177
- 第十八章 接近沙漠 / 191
- 第十九章 沙海 / 203
- 第二十章 大难临头 / 213
- 第二十一章 生死关头 / 225
- 第二十二章 现代鲁宾逊 / 237
- 第二十三章 二度挑战帕米尔高原 / 251
- 第二十四章 两千年的沙漠古城 / 259
- 第二十五章 野骆驼的乐园 / 269
- 第二十六章 撤退一千二百英里 / 279
- 第二十七章 亚洲核心的侦探故事 / 291
- 第二十八章 第一次西藏行 / 301
- 第二十九章 野驴、野牦牛和蒙古人 / 313
- 第三十章 唐古特贼窝 / 325
- 第三十一章 北京之路 / 337
- 第三十二章 重返沙漠 / 351
- 第三十三章 河上生活 / 363

# 第一章

## 缘起

yuán qǐ  
dì yī zhāng



能在童稚时期发现自己一生挚爱的事业，是件多么快乐的事！没错，就这点我的确十分幸运；早在十二岁那年，我的人生目标就已经非常明确。因此，我童年最亲密的友伴包括：库博（Fenimore Cooper）<sup>①</sup>、凡尔纳（Jules Verne）<sup>②</sup>、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sup>③</sup>、史坦利（Henry Stanley）<sup>④</sup>、富兰克林（John Franklin）<sup>⑤</sup>、裴耶（Julius von Payer）<sup>⑥</sup>、诺登舍尔（Adolf Nordenskiöld）<sup>⑦</sup>，尤其是那些北极探险队里前仆后继的英雄和殉难者，特别让我着迷。那时候，诺登舍尔正首次前往史匹兹卑尔根（Spitsbergen）<sup>⑧</sup>、新地岛（Nova Zembla）<sup>⑨</sup>和叶尼塞河（Yenisei River）<sup>⑩</sup>河口，这一项大胆的冒险行动，令人咋舌。我十五岁那年，诺登舍尔回到故乡，也就是我的出生地斯德哥尔摩，完成了他的东北航道之旅。

### 。 探险的启蒙 。

一八七八年六月，诺登舍尔登上帕兰德船长（Captain Palander）所指挥的维加号（Vega），从瑞典出发探险。他们沿着欧洲与亚洲北方的海岸线航行，一直到西伯利亚北方北极海岸线的最东端，然而冰雪将维加号给困住了，整整十个月动弹不得。瑞典的乡民焦急忧虑，大家都为诺登舍尔与整个科学探险队的命运感到忧心忡忡。第一支出发前去营救的是美国籍队伍，当年因为指派史坦利前往非洲“找寻李文斯顿”而声名大噪的纽约《前锋报》编辑班耐特（James Gordon Bennett）再度发号施令，派遣狄隆船长（Captain De Long）前往北极，一来寻找北极点以打通东北航道，二来设法解救受困的瑞典探险队。于是，狄隆的珍妮特号（Jeannette）在一八七九年七月出发，展开





探险兼营救的行动。

然而，等在美国籍探险队前方的却是悲惨的命运！珍妮特号撞上冰山，大部分船员不幸罹难；不过值得安慰的是，被冰雪封冻的维加号终于在融冰后脱困，并在蒸汽动力引擎的辅助下，顺利穿越白令海峡，驶入太平洋，在未折损任何一位队员的情况下，诺登舍尔的东北航道探险克竟全功。诺登舍尔探险告捷的新闻最先从日本横滨传来，我永远忘不了当时斯德哥尔摩市民欢欣鼓舞的热闹景象。

诺登舍尔探险队沿着亚洲和欧洲南方的海岸线返回，这趟航程是一次睥睨群伦的壮举。一八八〇年四月二十四日，维加号的汽笛声响彻斯德哥尔摩港，整个城市弥漫欢腾的气氛。沿岸的楼房点缀着无数的灯笼和火炬，皇宫前用煤气灯点亮装饰成的“维加”二字如同一颗闪亮的星星，就在一片令人目眩的灯海中，这艘名闻遐迩的探险船缓缓地滑入港湾。

当时，我和父母亲、兄弟姊妹们一起站在斯德哥尔摩南方的高地上，饱览这场盛大的欢迎仪式。霎时，我被那股剧烈的狂喜和兴奋俘虏了——终此一生，我未曾遗忘那一天的盛况，因为它决定了我未来的志业。听着码头上、大街上、窗户旁、屋顶上响起的热情以及如雷的欢呼声，我暗自立定志向：“有朝一日，我也要像这样衣锦荣归。”

从此，我开始钻研任何和北极探险有关的事物，只要是关于北极探险的书籍，不论新旧我都会去研读，而且动手绘制每一次探险的路线图。在北地的隆冬里，我在雪地上踟蹰而行，在敞开的窗前入眠，为的是锻炼自己忍受酷寒的能力。我幻想自己长大成人之后，立刻会有个慷慨的赞助人出现，他会掷一袋金币在我的脚下，对我说：“去吧！去寻找北极！”我决

